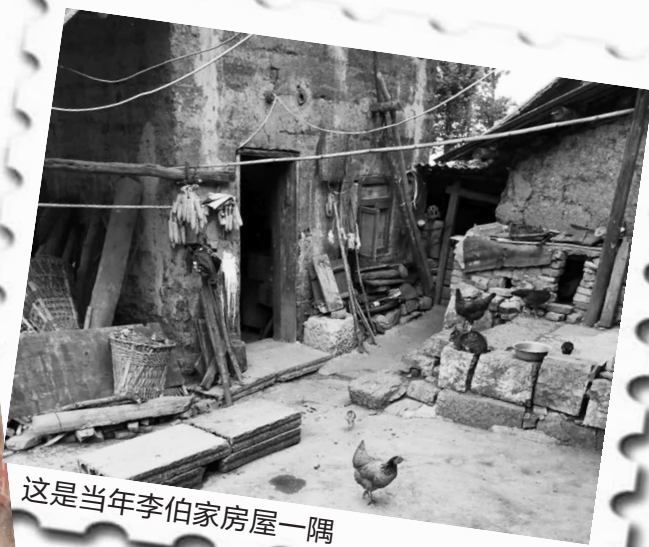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是李伯家的柴火灶台



这是当年李伯家房屋一隅



落霞孤鹭
(美篇号:36962992)

10 我有一段情
天下美篇

知青岁月里的忘年交

下乡报到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因初来乍到，一时新鲜好奇，加上忐忑不安，一直坐到深夜12点都毫无睡意，刚躺下，突然听见隔壁传出一个男人痛苦的呻吟声。我急忙起床，敲门，问是不是有人生病了。里面回答：“呃，不是，是我的劳伤病犯了，不要紧——你哪个？”我回道：“我是新来的知青，姓王，是来你们生产队插队落户的，从明天起，我就和你们在一起劳动生活了。”

“哦，从哪天就听说你们知青要来，今天终于把你们盼来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见到头晚呻吟的李少华了。他高高的颧骨，红红的酒糟鼻，嘴巴露出一排积满厚厚一层污垢的老黄牙，我立马想到了京剧里的丑角，不过，丑角的个子都很矮小，而李少华的块头却很大，身高一米八左右。队长的妻子后来对我说：“不止是他，基本上队里有点年纪的人，都有劳伤病，一旦天晴下雨就会发作，队长天天晚上睡着了也都在哼呢，有时一直哼到天亮。”

我就这样与李伯相识了，那时我下乡才十八岁，李伯已经六十出头。

李伯额头正中、鼻梁上方有一个黑紫色的椭圆印记，起初我不知那是什么，后来才知是用揪掐方式“医治”感冒留下的痕迹。

“揪掐”是民间古老的治病方法，就是用手蘸上点水，在鼻梁上或是喉结部位揪捏，直到紫红为止。与之同时使用的还有“刮痧”，就是用一个老钱（古币）蘸上万精油或盐巴水在背上刮，一直刮得满背黑紫。

下乡不久，我感冒了，李伯看见我怂怂孤孤的，便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，大声说道：“哟，你发烧了，起码有40度，赶快到公社卫生室去打针吃药——要不，如果你不想跑，我给你揪掐一下，或是刮痧，发一身汗就好了。”他不由分说叫我脱掉上衣，俯卧在床上，拿了一个碗，倒了少半碗盐水，用老钱在我的背上来回刮，刮得我哇哇大叫。可李伯仍不停歇，一边刮，一边叫我忍着，经他这么一阵折腾，我真的感到身上轻松

多了，病居然奇迹般好了。

李伯结过一次婚。我下乡之前的前一年，他“屋头边个”（当地人称老婆为“屋头边个”）因病去世。从此他没再娶过女人，他只有一个小孩，当地农村称“独苗”。我下乡的时候他的小孩已有十三四岁，小名好像叫小虫虫什么的，已经可以和大人一起做活抢工分了。

自从“屋头边个”去世后，李伯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，粗活、细活、力气活全由他一人包揽，实属不易。

插队期间李伯教会了我许多农活，如犁土、栽秧、除草、栽苞谷、薅苞谷、麻苞谷、割苞谷杆杆、栽烟、烘烟、理烟、打梁杆等。

李伯每天收工回来，要么躺在床上喘气，要么盘腿坐在床前品茶、抽烟。我每次去，李伯都很高兴，愿意坐起来和我聊天。他虽然大字不识一个，但无论说什么，语言的丰富、生动、贴切简直都神了。如果一个作家能把他的语言记下来，不用任何加工，就是一部文学作品。

记得有一天晚上，他喊我去他家吃活菜——所谓的活菜，就是放点菜油在锅里，把辣椒面倒进油里炸一下，然后倒水进去，就可以煮白菜吃了。那顿“活菜”令我终生难忘，因为吃饭的时候，我嘴里不断嚼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，我当时怀疑菜有问题，趁他不注意，拈了一匹生菜看，发现菜叶子上糊满泥巴，再看洗菜的盆，竟是一盆浑汤汤——黄泥巴水。吃完饭，我们围坐在柴火边一边聊天，一边爆苞谷花吃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家灶台前的火堆里时常埋着烤熟的红薯。我们经常围坐在一起爆苞谷花吃，把一根棍子撇成两节，做筷子，爆一颗，拈一颗，很是快乐。

聊着聊着，李伯抖了一下烟斗，然后放在嘴里咂了咂，像念诗一样地念道：“老婆在时享福，无妻日子孤苦。冷暖无人过问，寂寞凄惨无助。想摘鲜花一朵，无缘遇到好妇。红尘洒家看破，因果前世有故。”逗得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李伯不仅知识丰富，而且说话幽

默风趣，还喜欢唱山歌。有一天我们正在地里干活，李伯一边裹叶子烟，一边唱起了山歌：“唱首山歌逗一逗，看妹抬头不抬头，马不抬头吃嫩草，妹不抬头顾害羞。”

见李伯带头唱山歌，很快就有人应和起来：“地里栽秧窝对窝，今日郎妹来对歌，站在地中开口唱，情也合来意也合。”

就这样，大家围拢来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即兴对唱山歌，忘却了劳动的疲惫。

应该说，“情”乃上帝赐予人类最美的礼物，即便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社员们一刻也不放弃对美好爱情的追求。男女之情，不分老少，年轻人情意绵绵，老年人唱起情歌同样也是火辣辣的，三句离不开哥呀妹呀。望着星星点点花白头发的李伯动情地哥呀妹呀地唱，刚开始我都觉得不好意思。他们以男女对唱形式进行，男唱女和，或女唱男和，大都是即兴而来，有感而发，他们大都是没文化，甚至是文盲，但却能从生活积累中有感而发，歌词脱口而出，而且喻意深长，不能不令人叹服。

下乡期间，我发现，一般清晨起床后，李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搭凉篷，抬头看天。如果看到卷着的云层有很多，李伯就会说：“天上钩钩云，地上雨淋淋。”不一会，保准就下起瓢泼大雨。

夜晚，如果看到繁星闪烁，也会听到李伯念念有词“星星眨眼，大雨不远。”那么，第二天清晨，李伯一定会早早起床，扛着锄头来到苞谷地里，给每一窝苞谷培土，不然，中午的大风雨，会把苞谷刮倒。李伯虽然不是气象专家，但他预报天气比较准确。

我和李伯年岁虽不相若，但一见如故，结为至交、挚友，我和他无话不说，近乎一种父子之情。

1977年12月，国家落实政策，知青陆续返城，我也因招工回到城里，在县氮肥厂当了一名工人。那一年，不知是李伯年事已高还是身患疾病，我发现他身体明显大不如前了。

我回城后的第七年，李伯去世了。



2020.5.19
星期二
名誉主编：
百家争鸣零零吟
(美篇号:57075001)
助理:葛青凤
美编:陈恩武
组版:杜敏



扫一扫
获取更多精彩